

**湘军是这样练成的** 说不尽的曾国藩与湘军 **太平天国的成全** 《讨粤匪檄》  
修身与齐家 家世与家风 唯涤公马首是瞻 “平生风义兼师友” 理学家  
太平军的劲敌 权柄之争 **以杀人为业** 鼎之轻重，未可问焉 洋务运动的主将  
从湘勇到湘军 **升迁之道** 天下湘军“二把手” 胡林翼 耕读传家 立德与立言 **幕府鼎盛**  
**捭阖之术** “终生不辍”的文章事业 天津教案中的“替罪羊”

# 曾国藩

## 和他的湘军

张 云 韩洪泉◎著



# 曾国藩 和他的湘军

张 云 韩洪泉◎著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曾国藩和他的湘军 / 张云，韩洪泉著. —沈阳：  
辽宁教育出版社，2012. 4

ISBN 978-7-5382-9684-6

I .①曾 … II .①张… ②韩… III .①曾国藩 (1811 ~  
1872 )一生平事迹—通俗读物 IV .①K827=5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2) 第046579号

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25号 邮政编码 110003)

三河市汇鑫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

开本：700毫米×980毫米 1/16 字数：300千 印张：21<sup>1/4</sup>

2012年4月第1版 2012年4月第1次印刷

---

责任编辑：王俊

责任校对：刘瑛

封面设计：柏拉图设计

版式设计：书情文化

---

ISBN 978-7-5382-9684-6

定价：32.80元

## 前尘往事：说不尽的曾国藩与湘军

2011年11月26日，是晚清重臣曾国藩诞辰二百周年。曾氏生于1811年，逝于1872年。这是一个被称为“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非常时代”，曾国藩则是这个波谲云诡的“非常时代”中的“非常人物”。

他的确属于“非常”之辈。生逢非常之世，走着非常之路，建有非常之功。生前事业清晰明朗，身后毁誉却纷纭莫测。

中国对一个人的结论性评价，素有“盖棺论定”的说法，所谓“盖棺公论定，不泯是人心”。然而，曾国藩却是一个特殊的情况。

清廷内部有人盛赞他，“中兴以来，一人而已”；也有人攻击他，“谤议丛积，神明内疚”。清末革命党中有人批评他，如陈天华认为他愚忠于清朝统治者，而使“汉人”丧失了“绝好自立的机会”；也有人佩服他，如黄兴便说“曾某之志，虽与我不同，然治己之严，吾直宜奉以为法”。现代史家更是各持己论，有称他为“刽子手”、“汉奸”、“卖国贼”的，也有称他为“近代史上之伟大人物”、“中兴第一名臣”的。同一阵营的人对他的评价可以截然相反，而立场不同的人又可以毫不吝啬地同声赞美他。真是“棺已盖而论难定，人已死而情未了”。

这种现象，章太炎先生早在20世纪初就注意到了，并精辟地概括道：“曾国藩者，誉之则为圣相，谳之则为元凶。”（章太炎：《检论·杂志》）从那时起又是一百年过去了，对曾国藩的评价中截然不同的取向、毁誉纷纭的现象，却依然如故，其纷纷扰扰之状足以撩乱任何一个试图走近曾国藩的人。

“借我借我一双慧眼吧，让我把这纷扰看个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真真切切。”让我们游弋于历史的长河，穿越一百多年的岁月风尘，对这些众口毁誉、繁杂难辨的“纷扰”作一次走马观花式的浏览吧。

1872年，曾国藩病逝于南京两江总督衙署。“大星忽殒”，举国悲恸，清廷上下都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隆重，以示对这位中兴第一功臣的悼怀。在以同治皇帝名义发布的上谕中，对曾国藩及其家人给予了特别的奖赏和优抚：

曾国藩着追赠太傅；照大学士例赐恤，赏银三千两治丧，由江宁藩库发给；赐祭一坛，派穆腾阿前往致祭，加恩予谥“文正”；入祀京师昭忠祠、贤良祠，并于湖南原籍、江宁省城建立专祠；其生平政绩事实，宣付史馆；任内一切处分，悉予开复；应得恤典，该衙门察例具奏；灵柩回籍时，着沿途地方官妥为照料；其一等侯爵，即着伊子曾纪泽承袭，毋庸带领引见。（黎庶昌：《曾国藩年谱》，附二：《曾国藩哀荣录·上谕一》；黎庶昌：《曾国藩年谱》，以下简称《年谱》）

后来又陆续下旨，在其“立功省份”如湖北、安徽、江西等“一体建祠”纪念，“伊次子附贡生曾纪鸿、伊孙曾广钧均着赏给举人，准其一体会试；曾广 钧着赏给员外郎，曾广 铨着赏给主事，均俟及岁时分部学习行走”。（《年谱》，附二：《曾国藩哀荣录·上谕三》）无论是生前身后之名，还是封妻荫子之事，统治者都考虑得如此周到，足见对这位中兴功臣的“天恩高厚”了。

“赠谥”是给予大臣死后哀荣不可或缺的环节。清廷郑重地为曾国藩溢

曰“文正”，并在上谕中评价道：“念经天而纬地，斯谓之文；繁辅世而长民，尔身克正。”（《年谱》，附二：《曾国藩哀荣录·谕赐入祀贤良祠祭文》）“文正”是清代文臣所能得到的评价最高的谥号，只有那些功勋十分卓越而道德臻于完美的大臣才能得此佳谥。有清一代近三百年间只有八人得此殊荣，曾国藩在清代文臣以及统治者心目中的地位，由此可见一斑。

当时，曾国藩的门生故旧、亲戚僚属遍布天下、执掌要津，很多都是中央和地方的头面人物。他们怀着对曾氏的满腔崇敬与感激之情，以各种形式寄托对死者的哀思。一时挽联、祭文堆积如山，祭祀活动足足持续了一百多天，可以想见场面之盛。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当数左宗棠、李鸿章等人的挽联，但对于曾国藩赞美最得力、并代表了当时大多数声音的，要数下面这几副：

武乡可拟，汾阳可拟，姚江亦可拟，潇湘衡岳，闲气独钟，四十年中外倾心，如此完人空想象；

相业无双，将略无双，经术又无双，蒋阜秦淮，大星忽陨，廿六载门墙回首，代陈遗疏剧悲哀。（梅启照挽联。《年谱》，附二：《曾国藩哀荣录·联》）

迈萧曹郭李范韩而上，大勋尤在荐贤，宏奖如公，半壁东南惊柱折；  
窥道德文章经济之全，私淑亦兼亲炙，迂疏似我，追随南北感知音。（自署“小门生”薛福成的挽联。《年谱》，附二：《曾国藩哀荣录·联》）

曾经被曾国藩三次严厉参劾的李元度，也赞美曾国藩的功勋业绩超越了历代“贤相”：“直举古萧、曹、魏、丙、房、杜、姚、宋、韩、范、富、欧阳之局而一扫空之……汾阳、西平、新建之属，且将畏后贤矣。”（李元度：《天岳山馆文钞·上曾爵相书》）

在这些赞歌中，“萧”指萧何，“曹”指曹参，“魏”指魏相，“丙”指丙吉，都是西汉名相；“房”指房玄龄，“杜”指杜如晦，“姚”指姚崇，“宋”指宋璟，都是唐朝名相；“韩”指韩琦，“范”指范仲淹，

“富”指富弼，“欧阳”指欧阳修，都是宋朝名相；“武乡”是大名鼎鼎的武乡侯诸葛亮；“汾阳”指汾阳王郭子仪，“李”指李光弼，“西平”指西平王李晟，都是“手提两京还天子”（曾国藩诗句）的大唐功臣，出将入相，风光无限；“新建”是明朝的心学大师王阳明，其武功也十分了得，曾成功平定叛乱并被封为“新建伯”，是儒家人物心目中“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的完美典范。但即使是这些人物，似乎也比不上曾国藩。因为“郭李无文，韩范不武”（《年谱》，附二：《曾国藩哀荣录·二十九》，吴大廷祭文），曾国藩则是“韩范而武，郭李而文”（《年谱》，附二：《曾国藩哀荣录·二十五》，周寿昌祭文），相比之下，先贤们或者略输文采，或者稍逊武功，而曾国藩却是一个全才：“况崇正学，程朱为俦。经术郑贾，文章韩欧。他人有一，皆足名世。独在我公，犹为馀事。”（《年谱》，附二：《曾国藩哀荣录·二十九》，吴大廷祭文）

可见，晚清统治集团中的人们，或者出于对曾国藩中兴功业的感激，或者出于对其道德文章的敬仰，或者出于公心，或者出于私谊，都对曾氏极尽讴歌，虽不免夸大粉饰之嫌，但大多还是发自内心的。就连身在美国、曾经出入曾国藩幕府的容闳，也如此赞赏他：

曾文正为中国历史上最著名人物，同辈莫不奉为泰山北斗。太平军起事后，不久即蔓延数省。曾文正乃于湖南招练团勇，更有数湘人佐之。佐曾之数湘人，后亦皆著名一时。平定此大乱，为事良不易。文正所以能指挥若定，全境肃清者，良以其才识道德，均有不可及者。当时七八省政权，皆在掌握。凡设官任职、国课军需，悉当调度，几若全国听命于一人。顾虽如是，而从不滥用其无限之威权。财权在握，绝不闻其侵吞涓滴以自肥，或肥其亲族。身后萧条，家人之清贫如故也。总文正一生之政绩……其正直廉洁忠诚诸德，皆足为后人模范。故其身虽逝，而名足千古。其才大而谦，气宏而凝……而为清代第一流人物，亦旧教育中之特产人物。

文正一生之政绩、忠心、人格，皆远过于侪辈，殆如埃浮立司脱

(Everest)高峰，独耸于喜马拉耶诸峰之上，令人望而生景仰之思。<sup>①</sup>

到了清末，许多革命党人也都对曾国藩表示敬佩，但从“排满革命”的立场和需要出发，对曾国藩帮助“满人”攻打“汉人”，则又痛惜痛恨，比如对曾国藩深表敬佩的黄兴，在辛亥革命后就力主拆毁建在南京、与明朝中山王徐达并列的曾国藩专祠，其理由是，“徐中山驱除胡元，功业彪炳”，而曾氏却是“戕同媚异，得罪国民”，因而不足与“前贤”相提并论。这种复杂感情在陈天华的《猛回头》中有淋漓尽致的体现：

列位呵！当道光、同治年间，我们汉人有绝好自立的机会，被那全无心肝的人，苦为满洲出力，以致功败垂成，岂不是那湘军大都督曾国藩吗？俺想曾国藩为人也很诚实，只是为那数千年的腐敗学说所误，不得有本族、异族之分，也怪他不得。但可怜曾国藩辛苦十余年，杀了数百万同胞，仅得一个侯爵；八旗的人，绝不费力，不是亲王，就是郡王。而且大功才立，就把他兵权削了，终身未尝立朝，仅做个两江总督，处处受人的挟制，晦气不晦气！若是当日晓得我的世仇万不可不灭的，顺便下手，那天下多久是我汉人的，曾国藩的子孙，于今尚是皇帝；湘军的统领，都是元勋，岂不好得多吗？列位！你道可惜不可惜呢？<sup>②</sup>

国民党中年轻干练的政治家宋教仁也对曾国藩持基本肯定的态度：“曾国藩、左宗棠者，起自布衣书生，而能摧陷大敌，人奉为宗。其是非无足论，观其识度，无忝英雄。”（章太炎：《检论》卷八，《对二宋》）

毛泽东和蒋介石这两位政坛和战场上的对手，在对曾国藩的看法上却有

<sup>①</sup> 容闳：《西学东渐记》，岳麓书社，1985年（合刊本），第128页。埃浮立司脱（Everest）、喜马拉耶，即珠穆朗玛峰、喜马拉雅山。

<sup>②</sup> 陈天华：《猛回头》（合刊本），华夏出版社，2002年版，第44—45页。

异乎寻常的一致。毛泽东年轻时曾说过：“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观其收拾洪杨一役，完满无缺。使以今人换其位，其能如彼之完满乎？”“有办事之人，有传教之人”，“宋韩范并称，清曾左并称，然韩左办事之人也，范曾办事而兼传教之人也。”<sup>①</sup>蒋介石不仅向其子女推荐曾氏家书，自己也表示要把曾国藩当作老师和榜样去学习：“曾氏标榜道德，力体躬行，以为一世倡，其结果竟给变易风俗，挽回颓靡。吾姑不问其当时应变之手段，思想之新旧，成败之过程如何，而其苦心毅力，自立立人，自达达人之道，盖已足为吾人之师资矣。”<sup>②</sup>

史学界中，向来以品评人物老辣深刻著称的梁启超，对曾国藩的评价却毫无吝惜地使用了拔高溢美之词：“曾文正者，岂惟近代，盖有史以来不一二睹之大人也已”，“岂惟中国，抑全世界不一二睹之大人也已。”他还满怀憧憬地说：“吾以为使曾文正生今日而犹壮年，则中国必由其手而获救矣。”<sup>③</sup>

著有《曾国藩传》的萧一山，以“隔代知音”的姿态，分析和评价了曾国藩的一生功业：

他的救国方案，是分作两方面进行：一方面要守旧，那就是说，恢复民族固有的美德，以“公”、“诚”的精神教育来改造旧社会；另一方面要革新，那就是说，接受西洋文化的一部分，以“炮”、“船”的科学机械来建设新事业。革新与守旧同时进行，这是经世学的必然道理，也是曾国藩对我国近代史的大贡献。徒然恢复我国的旧礼教，而不接受西洋文化，我们还不能打破民族的大难关，因为我们不能以“忠信为甲胄，礼义为干橹”，来抵抗帝国主义者的机械军器和机械制造。何况旧礼教本身就有它的不健全的地方，不应完全恢复，也不能完全恢复

---

①《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0年版，第85页。

②彭国栋编：《蒋介石先生嘉言类钞》，商务印书馆，1938年版，第397页。

③梁启超：《饮冰室合集·专集》（影印本）卷四，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134页。

呢。同时徒然接受西洋文化而不恢复我国固有的美德，我们也不能救国家救民族，因为腐化的旧官僚、旧社会根本不能举办事业，无论这个事业是新的或旧的。何况舍弃了自己民族的立场，根本上又是不可能的事呢。我们佩服曾文正公，就因为他有这种远大的眼光，就因为我们要救国家民族离不开这种原因……

曾国藩既能发先圣先王之义蕴，以经世之礼学为依归，他的人格修养、道德自有特殊的造诣，绝不是一般汉学家、理学家、文学家所能比拟的。后来他以“汗马勋名，问牛相业”，兼具圣王双属的资格，造成精神事业的领袖，时人称为“圣相”，真可以当之无愧。<sup>①</sup>

民国时期的史家以及港台、海外史学界，大都对曾氏评价颇高，如苏同炳认为：

曾国藩的道德文章，即使不能说是千古以来所罕有，至少在清代是第一流的人物。尤其是在道光咸丰以后，人心日偷，整个国家社会都有分崩离析之危险的时候，竟然能有曾国藩这样一个节行文章俱属卓犖不凡的人出来挽救国家危亡，转移社会风气，实在可说是国家与人民的福分。<sup>②</sup>

李鼎芳在《曾国藩及其幕府人物》一书中考察了曾国藩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地位和作用，他指出：

当此内忧外患交迫之秋，有曾国藩出，以其高尚之道德，轩茂之文章，取服一时，而成其事业，使清廷不致亡于太平天国，致同治之中兴。虽苟延残喘，然曾国藩之所以能成为中国近代史上一伟大人物，自

<sup>①</sup> 萧一山：《曾国藩传》，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1994年版，第55页。

<sup>②</sup> 苏同炳：《中国近代史上的关键人物》（影印本）上册，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3页。

有其不可磨灭之处也。<sup>①</sup>

1937年首作《曾国藩评传》的何贻焜称：

曾公之为人，以现代之眼光观之，固非常之人，亦无非常之功；然在当时，以一在籍侍郎，卒能削平巨乱，其丰功伟烈，固有非常人之所能企及者。其所以成功，虽由时势使然，要亦由于曾公有独到之处，故能转移风气，改造时势。不然，与曾公处同一时势之下者，不知凡几，胡为类多默默无闻，竟让曾公独擅其美也？<sup>②</sup>

历史学家蒋廷黻尝试从正反两方面评价曾国藩，他的结论也一向被人称为公允：

曾国藩是中国旧文化的代表人物，甚至于理想人物……

在维持清朝为政治中心的大前提下，曾国藩的工作分两方面进行。一方面他要革新，那就是说，他要接受西洋文化的一部分；另一方面他要守旧，那就是说，恢复我们民族固有的美德。革新守旧同时举行。这是曾国藩对中国近代史的伟大贡献，我们至今还佩服曾文正公，就是因为他有这种伟大的眼光……

现在我们指出他守旧事业的流弊。湘军初起的时候，精神纪律均好，战斗力也高。后来人数多了，事业大了，湘军就退化了。收复南京以后，曾自己就承认湘军暮气很深，所以他遣散了很多。足证中国治军的旧法根本是有毛病的。此外湘军既充满了宗教观念和家乡观念，兵士只知道有直接上级长官，不知道有最高统帅，更不知道有国家……所以湘军是私有军队的开始。湘军的精神以后传给李鸿章所部的淮军，而淮

---

① 李鼎芳：《曾国藩及其幕府人物》，文通书局，1947年印行，第1页。

② 何贻焜：《曾国藩评传》，正中书局，1937年版，第2页。

军以后又传给袁世凯的北洋军。我们知道民国以来的北洋军阀，利用私有的军队割据国家，阻碍统一。追究其祸根，我们不能不归咎于湘军。于此也看出旧法子的毛病。<sup>①</sup>

大陆史学界中，特别是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大多数学者对曾国藩镇压农民革命持绝对否定的态度，并进而给曾国藩冠以“大汉奸”、“卖国贼”、“刽子手”三顶大帽子。典型的是范文澜的结论：

曾国藩是被清朝付与大权的第一个汉人，因为他以血腥的手段暂时扑灭了汉族人民的大反抗，暂时拯救了满清统治者的大危机……

曾国藩学得道学的虚伪，却不曾受束缚于道学的迂腐……事实上虚伪和残忍是结合在一起的，虚伪乃是残忍的一方面，这两方面正是曾国藩这个反动派代表者的特点……

他的才干胜任反革命的内战首魁，因之他也胜任卖国能手。

曾国藩是封建中国数千年尤其是两宋以下封建统治阶级一切黑暗精神的最大体现者，又是鸦片战争以后百年来一切对外投降对内屠杀的反革命的汉奸刽子手们的“安内攘外”路线的第一个大师。<sup>②</sup>

客观地说，这一时期对曾国藩的评价带有明显的时代特色，并且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对太平天国评价的影响。正如近年来有专家所指出的：“对曾国藩的评价涉及对太平天国的评价。1949年以后，肯定洪秀全否定曾国藩成为主流思想。”<sup>③</sup>曾国藩以统率湘军镇压洪秀全领导下的太平天国而成其大功，

<sup>①</sup> 蒋廷黻：《中国近代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34—39页。

<sup>②</sup> 范文澜：《中国近代史》上册《附录：汉奸刽子手曾国藩的一生》，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317—336页。范文澜在解放前还曾写有《汉奸曾国藩》（希望书店1946年版和东北书店1947年版）和《曾国藩与袁世凯》（与陈伯达合著，华中新华出版社1946年版）。

<sup>③</sup> 茅家琦：《关于曾国藩评价的几个问题》，《江苏大学学报（社科版）》，2002年第1期。

对曾、洪二人评价也就必然呈现“此起彼伏”的有趣现象。在那个全面肯定太平天国的年代里，对曾国藩的历史定位基本上也就是全盘否定的了。另外，在当时特定的时代背景和政治氛围下，“学术领域内出现两种不正常的现象：要么是把曾国藩研究看作‘禁区’而不敢涉足，要么以政治运动代替学术研究，大搞影射史学”<sup>①</sup>。这种现象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才有所改观。

历史是公正的，历史的公正性依赖于时间的延伸。近些年来，史学界更多地注重实事求是，力求考察史证和得出客观的结论。对于太平天国运动存在的严重缺陷以及其落后的一面，有了勇敢的直面和深入的分析，这在客观上又为曾国藩“平反”提供了机会。更有学者指出曾国藩攻灭太平天国代表了历史的进步：

太平天国到了后期，内部矛盾激化，政治紊乱，官员腐败，经济萧条，文化停滞。李秀成总结“天朝十误”，其中四条属军事指挥方面的，其余六条均为政治方面的失误。李秀成、洪仁玕和容闳都向洪秀全提出改革的建议，但这一切都没有得到实施。十分明显，太平天国已不能完成推翻清王朝腐朽统治、扫除社会发展障碍的历史任务，而太平天国自身也成为社会发展的阻力。在这种情况下，早日结束内战，为社会取得休养生息、恢复经济的和平环境，也是对社会发展的有益选择。曾国藩完成了这一项历史任务。<sup>②</sup>

冯友兰则从文化冲突的角度对曾国藩同太平天国的斗争赋予新的含义，认为太平天国在本质上是一场落后的宗教革命，它所要求建立的西方中古时期神权统治代表着历史的倒退，而曾国藩“是不是把中国推向前进是可以讨论的，但他确实阻止了中国的倒退，这就是一个大贡献”<sup>③</sup>。

---

① 成晓军：《120年来曾国藩研究著作和资料出版述评》，《近代史研究》，1995年第2期。

② 茅家琦：《关于曾国藩评价的几个问题》，《江苏大学学报（社科版）》，2002年第1期。

③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第6册，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2页。

美籍历史学家黄仁宇从构建“中国大历史”的角度出发，就修订近代中国史提出过四个原则：

一、我们应当继续收集原始资料。

二、在整理各种资料时，不急切地以道德的名义论断。

三、以宏观眼光看历史时，注重非人身因素（impersonal factors）所产生的作用。

四、大历史的逻辑必与当事人逻辑不同。<sup>①</sup>

今天，关于曾国藩的原始资料的收集已经比较全面了，岳麓书社整理出版的《曾国藩全集》达一千五百万字，其他相关史料更可谓“出则汗牛马，入则充栋宇”，连《李秀成自述原稿》这样曾家世代相传密不示人的资料也早就影印出版。但对曾国藩的评价，依然是你云我云，少有定论。“以道德的名义”论断，往往有欠公允；以阶级的观点划一，不免失之偏颇。即使以权威的名义、强势的干预而促成某一观点的短时推广，也终究难以服众，传之不远。

纷纭状态未减，追捧热潮又生。20世纪90年代初，以唐浩明先生推出三卷本长篇历史小说《曾国藩》为标志，乘着各种有力的主客观条件的东风，拉开了近二十年来“曾国藩热”的帷幕。从政、经商、做人、处事……曾国藩成了新时代的老楷模，被热潮中的人们追之捧之，奉若神明。从官经、政经到生意经都被一一总结，就连子虚乌有的《挺经》《冰鉴》等，也被人托名著出，并弄假成真，广为流传。

根据笔者的统计，截至2011年4月，在中国国家图书馆可以查询到曾国藩的图书目录1003条，相比李鸿章的473条、左宗棠的206条多了许多。另据CNKI（中国知识基础设施工程）知识搜索结果显示，截至同一时间，以“曾国藩”为主题的搜索结果有6782条（其中载于学术期刊的文章6111篇，

---

<sup>①</sup> [美]黄仁宇：《关于修订近代中国史的刍议》，1991年11月于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的演讲。

博士论文28篇，硕士论文162篇，报纸文章367篇，会议论文114篇），从数量上看略少于李鸿章的7657条，而远远多于左宗棠的3147条、慈禧太后的3498条以及奕訢的210条。这样的比较虽然未必绝对科学，但也无疑是一个很好的参照。“曾国藩热”的温度，由此也可见一斑。

历史是复杂的。任何试图以简单化的方式评判历史、褒贬人物的倾向都是不足取的。史学前輩提倡“入乎其内”、“出乎其外”，显然是对那些简单化倾向的一种挽回。“入乎其内”，就要把对人物和事件的观照投放到当时的历史环境中去，多一些细节观察，多一些换位思考，而少一些“站着说话不腰疼”的遽然结论，因为这样的结论往往不但错误，而且可笑。“出乎其外”，就要秉持客观的态度，“不急切地以道德的名义下结论”，不求以一种标准对复杂的历史作简单的划分和定性。历史是一条波浪翻腾的长河，作为史学工作者，面对这条长河，需要做的是披沙沥金，而不是推波助澜。我们处在这条长河的下游，对于上游的人和事，既不宜妄自揣测和率意定论，也不应盲目褒贬和一味苛求。毕竟，下游较之上游有更多的汇聚，更多的积淀。如果这种后来者的客观优势进而演化成为一种心理优势，并以求全责备的心态苛求前人，就要失之浅陋了。语云：“焉知来者之不如今也？”信夫？！

山川资俊秀，时势造英雄。曾国藩是时势造就的英雄。钟灵毓秀的三湘四水、衡岳烟云，风起云涌的农民起义风暴、中外形势的“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为湘军的产生和曾国藩的成功提供了“时势”。曾国藩因太平天国而成名，因湘军而成功，他的生前英名、身后毁誉，都由此而来。百年以降，斯人已乘黄鹤去，一生真伪谁鉴之？

“秋风宝剑孤臣泪，落日旌旗大将坛。”曾国藩的接班人李鸿章的这句遗诗，同样道出了曾氏一生的宿命。在晚清帝国的落日余晖中，在湘军营垒的萧萧旌旗边，曾国藩、李鸿章们迎着秋风肃然挺立，凄清而落寞。

曾国藩与湘军，一个剪不断、理还乱的话题，一段说不清、辨不明的历史。历史可亲，且让我们走近那并不遥远的过去，一起去感知、去触摸、去体悟……

曾和藩和他的湘军  
CONTENTS | 目录



前 言

**前尘往事：说不尽的曾国藩与湘军 / 001**

第 1 章

**修身与齐家 / 001**

- 01 家世与家风 / 003
- 02 “用破一生心” / 010
- 03 兄弟 / 019
- 04 妻妾 / 028
- 05 儿女 / 035

第 2 章

**从湘勇到湘军 / 045**

- 01 墨经出山 / 047
- 02 湘军是这样练成的 / 055
- 03 “唯涤公马首是瞻” / 062

## 第3章

### **太平军的劲敌 / 071**

- 01 屡败屡战 / 073
- 02 “以杀人为业” / 081
- 03 太平天国的成全 / 088
- 04 秦淮浩劫 / 098
- 05 李秀成之死 / 106

## 第4章

### **湘军·楚军·淮军 / 119**

- 01 “鼎之轻重，未可问焉” / 121
- 02 “二把手”胡林翼 / 131
- 03 “狂师爷”左宗棠 / 140
- 04 “好学生”李鸿章 / 150
- 05 曾、左、李 / 159
- 06 天下湘军 / 169

## 第5章

### **政坛纵横 / 179**

- 01 升迁之道 / 181
- 02 权柄之争 / 191
- 03 摧阖之术 / 200
- 04 天津教案中的“替罪羊” / 210
- 05 洋务运动的主将 / 219